蜀山劍俠傳/2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三三回　絕海剪鯨波 萬里冰天求大藥　荒原探鰲極 千尋雪窖晤真靈

下一回▶

癩姑對易靜說道：「這位道友名叫烏神叟，和北極海黃風道友乃生死之交。我雖初見，但聽眇姑說過。以前屠龍家師在北海冰洋中修煉時，因二位道友受了別的妖邪慫恿，來擾家師清修，鬥法被擒，身受家師意鎖。黃風道友當時服低認錯，被家師說了兩句放走。烏道友性較剛直，不肯服輸，竟然帶鎖逃走。黃風道友由此改行向善，屢欲拜在家師門下，家師未允。又爲烏道友求情。家師說烏道友被擒時，不能放下屠刀，意鎖已然鎖骨穿心，將來雖有機緣解脫，此時卻是不行。如用我屠龍刀割斷，未始不可，但是修煉不到時候，此鎖一斷，心便化成劫灰，身也相隨同盡了。姑念你爲朋友的義氣，再四懇求，現傳你一道符咒，等你朋友悔罪求免之際，傳授於他，令其持誦，到時自有靈效。烏道友始終未來，黃風道友以後卻得家師相助，免去一場大難。眇姑說我異日如有機緣去至北海，可尋他做個東道主人。

「我因眇姑素來冷臉，不喜說話，忽然提起我未拜師以前的事，彼時滿擬永遠追隨家師，決無虧喫，並未想到要轉投峨眉門下。她又語焉不詳，沒頭沒尾，當是戲語，未甚在意。次日無心中問黃風道友如何找法，她又傳我兩道靈符。說此人現隱身冰洋海底，潛伏不出，事前必須鬧些狡猾，將他激怒，等他追來爲難，再將一道靈符發出，去往海中相見便了。另一道靈符，說是可在真火之中出入，也未試過。這原是開府前一年的話，說過拋開。日前去往紅木嶺盜劍，掌教師尊所賜手柬，忽現字迹，末有兩行，便略提此事，

因是偈語，當時不能解悟，所以一路尋思未說。及到冰洋上空，看到海中流水，忽然省悟，想起前事。又以偈語有慎祕無聲之言，便借冰山炫露，果將黃風道長引來，先還以爲靈符必有妙用，哪知竟是暗號。黃風道長一見，立命同來的人退去，徑往水中等候。我入水相見一談，纔知家師當年早算定今日之事。

「這位烏道友遁去不久，便投往陷空老祖那裏，欲借老祖法力將鎖化去，屢試無效。老祖隨命烏道友在玄冥界防守，不合受了老祖大弟子靈威叟之託，一時徇情，爲孽徒長臂神魔鄭元規所愚，喫他盜了靈丹法寶，逃出界去。老祖恨他縱賊逃去，就用原鎖鎖在這小峰石洞以內，日受風雷烈火之苦。烏道友方始生了悔心。黃風道友爲友義氣，冒險來此勸說，並傳家師符咒，告以難滿，救星自來。烏道友持咒之後，雖不能出，風雷烈火已不能傷，並還可借真火之力，來化煉意鎖，免受好些苦楚。二道友俱都煉有內丹元神，附近精怪妖邪俱都覬覦，屢向陷空師徒進讒，稍有嫌隙，便即奪去。這班妖邪，頗具神通變化，多半精於隱形飛遁，天視地聽之術，如被警覺，許多不便。祇有這座鰲極洞，深藏地底，四外冰壁高過於丈，更有玄冥界和磁源阻隔，隱祕非常，又有禁法隱伏，外觀不見，不知底細的人，祇要下來便被困住，一任多厲害的精靈妖邪，不奉陷空老祖之命，也休想下來。我們在此說話，不怕聽去。我也是黃風道友詳吐機密，纔知這裏和上下出入門徑。適纔不曾細說，便由於此。現在我受黃風道友之託，來助烏道友脫困，並踐屠龍家師昔年夙諾。大約還有個把時辰耽擱，纔能起身。六小師弟和小和尚，俱喜多事，見我二人久不出示，難保不生花樣淘氣。烏道友洞門不能常開，關閉特急，沒有告知他們。請易師姊到前面去，隔洞傳聲，囑咐他們峰腳一帶均可閒遊，祇不可不俟我們出去，離地飛起，以免誤觸禁網，驚動對頭，引出事來。說完少俟片刻，洞外諸人如無動靜，便請回來。此事正須師姊大力相助呢。」

易靜見她說時暗使眼色，忙即應聲出去。行時看見烏神叟一張怪臉，滿是驚喜之容。等到前面隔着洞門向衆囑咐完，待不一會兒，聞得癩姑在喊師姊，回到後進小室一看，烏神叟已然不在，地上卻有火烙之痕甚深，蜿蜒如帶，長約數丈，知是烏神叟身上鐵鏈化去的痕印。笑問：「事完了麼？」癩姑道：「意鎖被家師所傳符偈與我那柄屠龍刀會合發生神火，化爲烏有。祇是烏道友還受有陷空老祖風雷禁制，身罩無形如意神網，非牟尼散光丸不能破去。現在烏道友已往別室準備，尚須仰仗師姊法寶一用呢。」易靜點了點頭，悄問道：「這位道友既有屠龍師伯之命，自當成人之美，一粒散光丸原無足惜。祇是我們有求於人，還未到達，便破他禁法，放去所禁之人，我們求取靈藥，不更艱難了麼？」

癩姑道：「此事不然。烏道友被禁在此，祇因陷空老祖一時之忿，並非本心。事後即覺烏道友受他大弟子靈威叟之託，怎敢得罪？按理不能怪他，自己處置太過，早生悔心。無如事前沒想到家師所煉法寶相生相應，變化無窮，不可思議。一上來用如意神網將烏道友網住，本要殺死，忽想到處置不公，罪不至此。這座神峰關係重要，以前門人輪值，往往仗恃禁制嚴密，外人不能擅入。就算看出門戶，到了峰下，要想入洞暗破火源，將神峰炸燬，也是萬難。附近妖邪精怪，又都是自己耳目，外人祇要入境，立即覺察，或是羣起阻難，或是尾隨窺伺動靜，多機密多厲害的仇敵，也無所施其技。於是粗心疏忽，借着輪值，偷偷趕往中土遊玩，屢戒不改，覺着可慮。爲此煉一陣法，隱護此峰，煉成以後，這方圓五百里內均被封閉，外人決走不進，也無須再命人防守。但是此陣共有七十二座旗門，已煉了多年，尚須一甲子始能煉成。如用此人在彼常年坐鎮，實是省心得多。並且烏道友身爲意鎖所困，正好借用。便取海底萬年寒鐵之精所煉製成的長生寶鏈，連在鎖上，以防遁走，並使其遇敵之時，仍可飛身出洞應戰，祇在離洞百里以內，均可任意往來。此鏈百轉柔鋼，又經法術久煉，肉眼所不能見。一經受縛，終身受制，多大神通也難解脫，本是無形之寶，哪知受了佛法反應，一經連上，頓現原質，笨重非常。意念稍一把握不住，立生烈火燒身。這一來，連陷空老祖也無法解下。自知弄巧成拙，沒奈何，一面令烏道友仍來坐鎮，一面防他懷恨，自壞火源，又加上風雷之禁，使其不敢生心妄動。平時卻用好語安慰，說是脫困關鍵，全在意鎖，祇要勉力前修，功候一到，便能化去，並許其祇要不生出叛逆之心，何時將這三件法寶破去，便可脫困，各自離開。但在離去以前，必須發動這裏備就的信號，以便命人前來接替，別無顧忌。我們破去此寶，就陷空老祖知道也不相干。何況當初烏道友未得罪陷空老祖時，陷空老祖曾代說情，家師告以時機未到，到時定看道友情面，命人來此破鎖放他，道友不可多心，雙方曾有前約。現在烏道友人雖脫困，除非取藥不成，須他相助，便須等到我們取藥到手，歸途經此，然後向陷空島發出難滿求代的信號，踐了前言，方始離開，同往中土。又不揹他的話，這有何妨？」

「不過靈威叟那老傢伙，枉自修道多年，專喜濫做好人，與各異派中首腦均有來往。又喜縱容兒子徒弟滿處生事。他那寶貝蠢子名叫靈奇，前在衡山閒遊，路遇何玫、崔綺，當時何、崔二人還未轉投本門。這蠢子也不想想那是甚麼地方，竟把崔師妹看上，雙方翻臉鬥法，靈奇眼看得勝。被二師兄岳雯在衡山頂上看見，趕來相助，將他打敗，如非妖人鄭元規救他，幾爲飛劍所斬。偏一念情癡，心終不死，會愛定了崔師妹，不時暗中尾隨，俱因同行有人，未敢公然現身勾搭，祇是片面相思。後被老傢伙知道，因知金姥姥不好惹，她那女弟子怎會嫁人？祇得將蠢子逼往縉雲峰喝石崖仙洞中，罰令面壁三年，收斂邪心，期滿苦求放出。不多日子，這蠢子又在仙霞谷路遇何、崔二師妹，重又勾起

前念。這次不知想甚麼糊塗心思，改用軟功，不再動武，徑直跪在崔師妹面前，說了許多不要臉的癡話。說他自知情孽，並無邪念，祇求做一忘形之交，常共往還，得視玉貌，於願已足。如再見拒，便請賜一劍，甘死在心上人手裏，決不還手。崔師妹也被他苦肉計所動，沒好意思傷他。又以飛劍、法力均非其敵，正在爲難。恰值武當山石家姊妹飛來，何師妹纔說得一句：『這便是衡山所遇之人。』石家姊妹火也真大，不聽下文，便放飛劍出去。鬧得何、崔師妹也不能袖手旁觀，四人合力打他一個，終於被石玉珠用半邊老尼新傳的青牛劍斷去一臂。崔師妹念他情癡，力爲勸說，說此人尚無大惡，並非妖邪，纔行放走。靈威叟代他向陷空老祖求取靈藥續臂，陷空老祖不與，祇得去向鄭元規索討他由陷空島盜走的靈藥。恰值一羣妖邪攻打峨眉仙府，逼他相助。頭一陣便喫乙師伯喚住大罵，給了他一粒靈丹，把他兒子膀臂保住。不料靈奇近日聽說崔師妹投入了本門，越發絕望，失意之餘，去往小南極光明境訪友。歸途中，路經四十七島，被一女妖人看中，變成女的一頭熱。與人鬥法三四日夜，末了敵人爲他重傷幾死，他也耗卻了好些元氣。老傢伙舐犢情深，又去尋找乙師伯求取靈藥。中途遇見百禽道人，本就相識，開府時又見一面。老傢伙見人謙恭，慣執後輩之禮，又肯服低認錯，所以上次助衆妖人攻峨眉，開府時，又老了面皮去代乃師致賀觀禮，無人和他計較。他知公冶真人法力高深，玄機奧妙，便說了來意，並打聽乙師伯銅椰島以後下落。經公冶真人一說，纔知乙師伯現存靈藥，還是遭劫以前所煉，本就無多，因他爲人慷慨大方，對於後輩有求必應，上次賜他時共祇剩了幾粒。今番夫妻和好，因韓仙子道成復體之時要用，打算再煉一爐，但藥難採齊，又非短時期所能煉成，便全給了韓仙子。峨眉衆弟子奉命下山行道，前途險難甚多，此丹功能起死，可備緩急，最是有用，連峨眉諸長老均知韓仙子需此甚切，都未肯要。靈威叟上次已得了一粒，如何能再往要？並且乙師伯和韓仙子正與妖人鬥法，行蹤無定，去了也找不到。靈威叟因聽公冶真人說起道家所煉元精和異類修成的內丹功效相同，又想到烏道友身上，近日已然連來求說兩次，始而好言苦求，繼以大言恐嚇。烏道友如果答應，要耗他一甲子功行，自然不允。昨日忿忿而去，料他還要再來。他本有挾而求，如見乃師法寶破去，難保不借此要挾，發生枝節，甚或回島告發，播弄是非。雖然烏道友已然脫困，以他神通變化，不怕老傢伙行兇，到底於我們取藥之事有礙。爲防他去而復轉，三次又來相強，最好在他未來以前把靈藥得到，便無妨了。」

易靜答道：「靈威叟我曾見過一面，還不算是不通情理。他日前忿忿而去，必見烏道友不允所請，又去別處設法，大約無處求得，方始再來。不過三次再來，必用強力，非得到手不肯善罷。此人乃陷空老祖衣鉢傳人，長門弟子。當年乃師方一入道，便即相從，同共患難，出死入生者數十次，乃有今日。法力頗高，乃師好些法寶均在他手。烏道友不可不留心戒備呢。」癩姑道：「這一層烏道友已經想到，好在禁制已去，飛遁變化又

極神速，決不致爲他所困，聽說他那蠢子也頗有些伎倆呢。」易靜道：「我也曾聽人說，靈奇原是東海散仙余暫公門下，所習本非邪教，也未聽說有甚麼邪惡行徑。他和崔師妹不是孽緣必有夙因。祇要他真能言行如一，不似世人好色，做那情慾之想，我們同道中男女都有，崔師妹便與結爲方外之交，有何不可？你笑他蠢，我倒覺他蠢得可憐，愚不可及。如此情癡，何必辜負，恩愛成仇，堅拒於千里之外？異日回去，見到崔師妹，我必詳爲勸導，令其俯如所請，結爲密友，你看如何？」癩姑笑道：「想不到易師姊平日那麼鐵面鋼骨，會有這等救苦救難的菩薩心腸。可惜這廝不在此地，否則便被聽去，不把你當做救命恩人纔怪哩。」

二人方在說笑，忽聽後面呻吟之聲。癩姑道：「烏道友持家師符偈多年，已然功候將完。現在借用風火之力脫去原體，你聽後面呻吟，元嬰業已離竅而出。我們無須再等，是時候了。」說罷，二人同往另一間較大的石室中走去。剛一進門，便見裏壁下面，青紅光煙明滅，整片石壁上現出一個圓洞。二人由洞中步入，走完一條曲折盤旋的甬道，面前忽現一個數十丈大的石室。室形長圓，當中有一圓洞，大僅丈許，室頂甚高，下寬上窄，越往上越小，離地百丈以上，便縮成尺許大小一個石孔，再往上更小。下面圓洞青濛濛，煙霧隱隱，深不可測。那青霧淡如輕綃，往上飄起，下面緩而且靜，向上浮起。纔一冒出洞口，勢便轉急，緊貼洞邊，做一圓圈向當頂激射上去。中心卻是空的，看去宛如一幢薄如蟬翼的紗鐘，緊緊罩在圓洞之中。二人知是神火發源之地，峰頂青煙便由此往上噴出。

適聞呻吟之聲，也自煙洞中發出，卻看不見烏神叟。心想：「洞中神火厲害非常，多大道行法力，也難在火眼裏停留。烏神叟的元嬰決禁不住，照理不應身在火中。而適聽呻吟之聲，分明又在這間石室以內。」方在尋思查看，呻吟之聲又起自火洞前地底。一會兒忽轉洪厲，聲如牛吼。二人細一觀察，那地面竟似鋼鐵凝鑄，渾成一片，堅固異常。祇正對火洞前面，有丈許大小一圈圓影，隱泛光華。這纔悟出那是烏神叟受禁之地；斷定不久即出，忙各留神準備。

易靜剛把法寶取出，圓影中倏地光華閃爍，晃眼精芒四射，隨陷裂出一個丈許大一幢灰白色的光華，由穴中冉冉往上昇起。烏神叟雙手合掌，盤膝打坐其上，雙目垂簾，鼻間玉箸雙垂，口中噴出一片黑氣，包沒全身，看神情似已坐化。到了地面停住，圓影中精光一閃，便復原狀。烏神叟仍由灰白光華擁住，趺坐圈中。癩姑忙喊：「烏道友元嬰被那無形神網閉住天門，不能出竅，易師姊快些下手！」易靜聞言，便把手中一粒牟尼散光丸發了出去。因此寶威力甚大，恐烏神叟法體震毀，發時甚是仔細。運用玄功，將那

豆大一粒寶光指定，緩緩飛到烏神叟頭上，與那灰白光華微微一觸，化成一片光雨炸裂。那威力雖祇平日對敵運用時十分之一二，已是驚人，祇聽一聲輕雷過處，灰白光華首先散裂。同時光雨所射黑氣外面，又飛起無數寸斷彩絲，那黑氣也蕩了兩蕩。烏神叟急往口中吸回，晃眼皆盡。二人看出黑氣是烏神叟的內丹所化，那千萬彩絲方是無形神網，已爲散光丸炸成寸斷消滅。料是烏神叟知道此寶威力，運用內丹元氣化爲黑氣噴出，將身外無形神網強行撐起，緊護身外，免連法身一齊毀去。

正想等候嬰兒出竅，忽聽烏神叟命門內小語道：「二位恩人，請到原室落座。老朽一會兒即來叩謝。」二女知嬰兒初出，不願赤身相見，便往原坐室內退回。剛剛坐定，談了幾句，烏神叟元嬰已經道成滿難，脫體走來，進門便向二人拜謝。二人見他祇比原身矮小了三分之一，除滿面道氣，精神煥發，身不佝僂，比較年輕得多而外，一切均與原形相似。依然是凸額廣顴，凹口掀脣；虯鬚如戟，又粗又硬；突睛上翻，精光四射。身材比尋常人高不許多，祇是臃腫癡肥，看去十分醜怪。忙同還禮稱賀。

烏神叟道：「我因牟尼散光丸厲害，毀卻原身無妨，惟恐元神也受波及，但又非此不能脫體出竅，沒奈何，祇得強運玄功，將那緊貼身上的密網強自撐開，費了無窮心力，纔將身子包沒一層。心還害怕，此事太險，萬一易道友法寶無功，我那護身元氣已喫神網裹緊，能發而不能收，時久必被消亡耗損，即使二位道友另向各位仙師求來異寶相救，元嬰得已出竅，不致閉住，至少三數百年功力也被毀去了。想不到道友法力如此高強，此寶竟有如此神妙，威力大小由心。那網乃五行真氣凝成，未毀以前，又看不出形影，破它極難，可是稍有破裂，立即全毀。我收元氣，也還迅速，竟無一毫損耗，大出意料，感謝不盡。我覺着散光丸炸音甚密，中在身上的祇兩三點，就這樣，身外元氣已幾乎被它震盪，此寶威力，可想而知了。」

癩姑笑道：「你的事算完了。我們該當如何纔能免去前途兩層禁制、一層元磁神光的阻礙，越過這條鐵檻嶺呢？」烏神叟忙答道：「諸位道友，過嶺之事自然包在老朽身上。真要不行，至多繞行千里路，與黃風道友會合，由冰海底下穿行，也能到達。道友祇管放心。倒是道友所要的萬年續斷和靈玉膏，島主和妙一真人已有交往，按說可以得到。無如上次孽徒長臂神魔鄭元規逃走時，盜去了一大葫蘆藥，所剩無多。聞說島主自身不久還有災劫，要留備後用。靈威叟兩次乞求不與，一則怪他縱容孽徒，知情不舉；一半也是爲了靈藥無多，藥草雖有，煉成還須多年苦功，緩不濟急之故。又以鄭元規拜在五毒天王列霸多門下，祇管狠毒，偏偏島主災劫將臨，深居簡出，尚恐不能避免，如何還去數萬裏外尋仇樹敵？想了想，顧忌太多。沒奈何，祇得強忍怒火，僅費了數日苦功，

施展神通，將孽徒盜去的法寶，擇那曾經自己下苦祭鍊，心靈相通的，收了幾件回來。自己隱修北極，年數太久，居安思危，謀深慮遠，知道多大法力的人，對於本身災劫祇能推詳出一個大概，不能洞悉微妙。禍變之來，出人意外，發於不知不覺之中，往往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定數所限，不是人力所能避免。人定勝天，也非無有，但須本身積有大功大德，並有極高法力，以及福厚道高的至交羣力相助，方可有望。島主一向輕易不與外人交往，法力雖高，孤立無援。祇有不昧先機，沉着應變，小心戒備，或可勉渡難關。爲此之故，不特不曾追尋孽徒問罪，反覺微風起於萍末，此是先機之兆，索性緊閉洞門，每日煉法勤功，既不輕出，也不肯見外人。連這次峨眉開府，妙一真人柬邀觀禮，都祇命靈威叟代往致賀，不曾前往。他那靈藥，嫡傳大弟子尚且不與，何況外人？我看此事甚難，二位道友智珠在握，還須事先把主意想好，纔可前行呢。」

二人雖知鄭元規叛師盜寶之事，並不知所盜如此之多，主人已所剩無幾。如以婉言相拒，雙方雖無交情，但是素無嫌怨，新近開府還曾柬請觀禮，其勢不能因對方拒絕，便去明奪暗取，艱難原在意中，卻不料難到如此地步。不禁對看，躊躇起來。烏神叟見二女有爲難神氣，又說道：「陷空老祖雖然法力高強，終是旁門。這次妙一真人柬請觀禮，聽靈威叟語氣，他師徒覺着妙一真人對他看重，頗以爲榮。道友去了，祇怕他推說神遊入定，避而不見。若能設法見到，他往日頗重情面，性又好高，靈藥被盜，以及餘藥留備後用，均是丟人之事，萬年續斷與靈玉膏，又係他獨煉靈藥，名揚在外，公然拒絕，未免礙口，事情並非全屬無望。我說事先打算，是請二位道友去時想好退步，到後如被預知來意，設詞謝客，用甚方法見他。祇要能見到本人，就多半有望了。」易靜道：「我們同來十人，自問力尚不弱，索性是個敵人也倒好辦。偏生日前開府時又請過他，有力不好使，這就難了。道友可有高見麼？」烏神叟道：「陷空島水晶宮闕，深居海底，經他數百年運用法力，慘淡經營，本就堅如千尋精鋼。環宮四外，更有冷焰寒鐵、海氣玄冰、極光元磁諸般埋伏，神妙無窮，厲害非常，宮門一閉，多高法力也難闖進。以我所知，他生平祇有兩個能剋制他的：一是巫山神羊峰大方真人神駝乙休，一是離此西北三千里的天乾山小男。這兩人，一個先敵後友，由對頭打出來的相識；一個本是同道至友，將來急難相須，所仰爲助者祇此一人，愈發言聽計從。聞得峨眉開府，海內外羣仙多受延請，更有許多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。這兩位散仙並非尋常人物，更非左道妖邪一流，當無不請之理，多少總該有個相識。諸位道友到後，如不得見，祇把這兩位前輩散仙尋來一位，必能如願以償了。」

癩姑聞言，一想天乾山小男，原在預計之中，此公又是屠龍師太好友，祇要求他，必允相助，心中爲之一寬，笑道：「這等說法，我們就不發愁了。你祇把路徑說出來，我們

好走。」烏神叟道：「玄冥界本是一片橫長冰原，自從三千年前北極發生亙古未有的大地震，陷空老祖偶在無意中發現北極磁光，變幻靈異，光中有暗赤紋條，閃爍如電，並做殷殷雷鳴之聲。默運玄機一算，知道萬古未消的冰原廣漠，自開闢以來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中，共有七十二次巨震。每震一次，地形便要變動，一次比一次猛烈，冰雪也爲地底真火融化數十百丈。到了最末一次，世上人物越多，難尋生息之地，這座神峰便要崩裂，火源上涌，將這方圓百萬里的廣大冰原，除卻西北嶽最高之處，一齊融化，發生洪水之災。附近北極的海洋陸地俱受波及，宇內江湖河海，也一齊水漲，祇成災之處較少。似這樣經過一甲子後，隨着地勢高下，區分出山林川澤，水陸地域，再由人類自來開闢這無邊沃壤，無窮地利，以供衣食生息之需。這原是天心仁愛，定數當然。眼看似大災鉅變，實爲未來人類造福。現在臨到第七十一次大震上，雖然冰漠寒荒，人類絕迹，多大災變也無關係。但是地域遼闊，人以外的生物連同冰海中棲息的水族介貝，也不在少數。何況鄰近陷空島一帶，四周冰山雪嶽環繞，天氣無比酷寒，另具一種仙景，毀了也覺可惜。更恐震勢過於猛烈，連陷空島下水晶宮闕也受波及。這類發動自天，由地軸上生出來的鉅變，不是島主法力所能制止。他思考了好些日，最終又把天乾山小男約請了來，一同修下表章，通誠籲天，爲北極億萬衆生乞命，伏乞天心鑒佑，準其運用法力消滅災變。隨即合力在地震未發生以前數月，一面先把這裏火源開大，先泄地火之勢，以免鬱而不宣，突然爆發，不可收拾；一面在玄冥界附近查出震脈來源，不等發作，先以法力攻穿地脈，使其化整爲零，化大爲小，釜底抽薪，先把地氣泄去。」

「一連忙了四十九日，當時全北極共起了三百八十餘處地震，終日冰坍雪倒，地叱山鳴，震得人頭暈神眩，目觸心驚。碎冰殘雪，直上千丈，滿空飛舞，仙禽靈鳥，均不能夠飛渡，聲勢已極猛惡。到了定數大震之日，自然還要厲害得多。這還是經二人運用法力，未發以前先將氣勢泄去十之七八，祇有本來的一兩層，尚有如此威力。如若聽其到時自發，更不知是甚可怖景象。似這樣連震了七日七夜纔住，地形全變，冰雪消融若千丈自不必說。二人爲了保全陷空島繡瓊原一帶美景，同在玄冥界上以全副神通阻止地震餘波侵及界北。一面變移地肺，使震源往東西兩頭荒寒之區橫逸過去。天驚地撼之下，連與彌天冰雪、排空寒浪以及罡風烈火搏鬥，苦苦相持了十幾天，又把那無量碎冰崩雪禁制一處，凝聚出這麼一條三千六百里長的鐵檻嶺，橫亘在玄冥界上，纔保得陷空島方圓千餘里美景未受災害。如非事出私心，要想保全島宮仙府，不是全爲生靈着想，功德之大，已不可數計，自身將來便有多厲害的災劫，必化爲祥和，無須畏懼了。可惜他初念不及於此，枉費了數十日心力，祇保得宮府無恙，繡瓊原上仙景如初，於異日切身利害並無多大益處。」

「過不數年，纔由靜參中推算出大劫將臨，想起前事，良機坐失，變成無用，悔恨已是無及。因見門人私與異派妖邪來往，那禁網祇要知底，步行走去，便能越過，難保不由此隱伏危機。於是又把玄冥界上禁制改作上下兩層，來人無論步行還是飛越，均難通行。一經誤觸禁網，不論失陷與否，島宮衆人立即警覺。他自不出爲敵，卻發信號，傳至附近各島嶼冰山的妖人精怪，一齊來攻，人多勢衆。內中也有不少能者，又都以能爲他效力爲榮，來勢之猛，頗不可侮。要明裏過去，除非行到嶺前，虔敬通誠，告以來意，得他允准，始可安然越過；便不允，也不致涉險夾攻，不過，必被婉言推謝，決難入境。來意再被查知，見面更是不能了。本來我也無能爲力，湊巧那靈威叟平日爲人還好，閒中無事，常來相訪。數年前，因他愛子靈奇下山，常在外面樹敵惹事，他不能時常離島外出，島主近又嚴命不許衆弟子再引外人入門，他那愛子更在堅拒之列。偏生靈奇天性尚厚，有了亂子，固要尋他；便是無事，久不見乃父，也很想念，不時到此尋他。無奈冰原廣漠，冰天雪地，萬里寒荒，無處棲身。雖有幾處島嶼，上有主者，均願延款，乃子偏又自愛，不願與妖邪爲伍。鐵嶺亘阻，相隔陷空島尚還遼遠，休說不能飛渡，連信息都不能通。往往在冰洋雪岸之間徘徊多日，不能一遂烏私。這裏雖有信號，近年他子也曾來過，但祇在此棲身，守候乃父尚可，信號卻不能妄發。有一次，靈奇來了月餘，還是暫居此洞。因有急事，久候不耐，少年心性，也沒和我商議，竟想偷渡鐵嶺，一到便喫禁法困住。島中當是來了敵人，輪值門人撞動地寒鐘，引得各島妖邪齊往夾攻。眼看危機一發，猶幸內中有一妖人見到過他，認得是靈威叟愛子，忙止衆人回去。無如自身不奉命，也不能過境，又無法解救，祇得委之而去。後來還是靈威叟見久無信息，疑心來人中有能者，趕往查看，父子相遇，纔得救下。事被島主查知，幾受重責。靈奇說島主不應隔絕他父子天性，本就不忿，一聽乃父受斥，越發懷恨，立志煉成法寶，去衝破嶺上禁制。非到能通行自如，與父隨時相見，不肯甘休。」

「靈威叟膽小畏師，又以身爲長門弟子，近已屢犯過失，惟恐愛子無知惹出事來，祇有愛子一到，得信立即趕來，方可無事。又以鐵嶺阻隔，不能傳聲求見，再四盤算，沒奈何纔對我說：『此洞對面冰壁瀑布之中，有一條地道，一直通到玄冥界那邊繡瓊原前七八百餘里冰谷之中。』這便是上次大地震時，陷空老祖所開震源之一。當初爲的是把震源引到界那邊去應劫，所震之處，本是繡瓊原之後一座極大冰崖。經此一震，化爲冰谷，那一帶地氣由此而泄。到日又以法力遏止震源，因得就此保全，未再波及。事後別處通脈，均以大震之後，爲冰雪所填沒。獨這一條通脈，一邊不曾再震，一邊又有這座神峰與磁源反應，地質堅硬。同時峰頂噴出極大火焰，千里方圓冰雪交融，發生洪水。峰身雖多現出了數百丈，卻被震波反震出去，地面不曾震裂，因得保全。事後島主因這裏關係島宮安危，多一條密徑可以應急，就此留下，把兩頭出入口封閉。祇他一人預聞機密，

能夠啓閉通行。靈威叟愛子情深，竟然泄露，並傳靈奇一件法寶。祇要由這條密徑通行過界，把那小鐘微晃，他便警覺，由此徑出來相見；如久不至，便是有事，或值他出，便須急速回我這裏，免被島主查知，父子均有不便。本來無須走出口外，因靈奇久慕島宮與繡瓊原兩處仙景，纏着乃父欲往一觀，靈威叟也真溺愛，竟允了他。這裏由我爲主，他父子相見，本是私情，島主知道，我也有不是處。以前也因他受人之愚，不肯明言，以致放走孽徒，累我受罪，已然愧對。又知我安分修持，決無二心，身受禁網，逃也無力，不便再爲隱瞞，所以一切我皆與聞。有此密徑，過嶺一層不極容易麼？初見時，道友問我，不是不說，是因適纔入定中參悟，諸位道友稍遲前往，似較穩妥，故此閒談，稍延時刻。前日靈威叟本是攜子同來，因我堅持不捨內丹，他子也不願敗人的道而成全自己，纔鬧個不歡而散。我料他別處不成，仍要尋我。他也並非強求無償，是以助我脫困來做交易。我已算定，脫困有望，照着屠龍師太符偈口訣，在此多修煉一日，有一日的好處，便是脫困之期還早，也是不肯。我想諸位道友去後，以原軀殼幻出一些虛景，留一字條，假作入定。他那耳鼻口目，靈警異常，祇恐瞞他不了。適纔洞外諸道友未曾一同延進，便因人多，恐被嗅出之故，以防萬一走來撞上。諸位道友先往密徑緩緩行去，省得措手不及。」隨把出入之法告知。

二人應諾，謝了指點。烏神叟隨引二人同出洞外。英瓊、阿童、六矮弟兄在外面雖等了兩三個時辰，仗着花光明麗，清景如仙，事前又有易靜傳聲相告，也未怎在意。三人出時，洞外七人正由左近花林中走來，匆匆禮見之後，烏神叟便引衆人到了正對洞門的千尋冰壁之下。祇見壁上寒瀑又寬又大，宛如百道匹練連成一片，倒捲下來，轟轟發發，聲如喧雷。溪上霧涌煙靠，水花噴涌，映着四外花光，幻爲異彩，奇觀壯麗，從來罕見。正看之間，烏神叟行使禁法，將手一指，寒瀑立似冰凝，便不再流。壁腳丈許以上，白光連閃三次，現出一個大約兩丈，圓滑堅瑩的大洞。易靜等一行十人，便飛身走了進去，互相舉手作別。煙光雜沓中，入口封閉，洞壁外面瀑聲又復洋洋盈耳。衆人初意那密徑不過由層冰中穿透，祇是奇冷，不會十分堅固。及至進洞一看，祇入口二三里與來路冰壁相通之處，是由層冰中挖掘出來的甬路，冰堅如晶，氣候也不甚寒。再往前走，路便斜下，漸漸穿入地層以下，其熱如蒸，比起開頭一段冰衖，又大不同。全甬路俱是一般方圓，除入口二三里晶光耀眼，清明可鑑外，一入地層，通體便如墨玉烏金，盡管隱光浮泛，卻是昏暗如入黑洞。好在衆人多是慧目法眼，甬路一色坦平，又無阻滯，雖在御遁飛行，因恐萬一對面有人飛來，遁光全都隱起，照着烏神叟所說，緩緩向前飛去。

又飛行了二百餘里，見那甬路並非一直向前，每行四五十里，必有一個轉折，時東時西，往復迴環，繞上一段，重又歸入北行正路。有兩個轉折之處，並還現出歧徑，衆人有一

次走錯，行不數里，忽見地土崩塌之迹，將去路阻止，又退回來。似這樣連經了兩三處，方始悟出，這條甬路乃當初地底震脈總源。內裏經陷空老祖在大震以前用法力開闢出來，又在裏面分出許多經絡，歧路縱橫，引得地氣先期往四外宣泄。到了預擬之處，再激盪地氣使其裂土上昇，發爲無數地震。那歧路坍塌之處，必是昔年地震遺蹟。所有脈絡，俱與乾象躔度相應。雖然所經僅得十分之一，管中窺豹，已見一斑。暗驚此老不特法力高強，這周圍數十里的地面，竟能於數日內，在地底千丈以下，開通出密如蛛網的天躔甬路。就說這條甬路，是因鄰近火峰磁源兩處要地，格外加功慎重。餘者千萬震區的脈絡，均以法力法寶開通，草率簡陋，祇有通路。這魄力的雄偉，計慮的周詳，也令人可驚可佩了。

阿童畢竟稚氣未退，笑道：「這條地道長得怕人。對方要是發覺有人潛入他的密徑，當成仇敵看待，稍微運用法力，這千多丈的冰雪泥土全壓下來，四面堵塞，豈不給埋在內？如非諸位道友多精地形之術，要我一人還真有些膽怯呢。」癩姑道：「小和尚，膽子怎這小？就憑這點冰雪泥土就能壓死你麼？」易靜道：「此話並不盡然。我看此老這條甬路，已決計長此保留。當地震時，全徑決無如此整齊堅固，事後必還另用法力修建，一定比鐵還堅。以我們的法力強自穿行，未始不可，但非容易。我們不便給他殘破，前面總該還有分歧之處。凡支脈開始的一段，均極堅固，想是留備最末一次大震，便於考查循迹，不曾毀去。這類地方毀去一點，無關重要，到彼一試，就知道了。」癩姑點頭，頗以爲然。

南海雙童甄艮、甄兌心想以前紫雲宮千里神砂，尚且通行自如，這裏怎倒艱難？心還不信。恰好前途不遠，便有歧路分出。二人趕向前去，擇了一處，施展地行神法一試。乍進去覺着並無紫雲神砂有邪法反應，須要運用法力，朝前猛衝那樣難。但是紫雲甬路初進雖難，祇要把面層衝破，一到裏面便即順溜。這裏地下，卻是越走越艱難。也看不見有甚阻滯，祇是身上不自在，好似上下四外都有極大吸力，將人吸住，行動粘滯，喫力異常。洞壁也堅逾鋼鐵，不易衝破。行不數里，便忙退出，向衆一說。癩姑道：「你兩弟兄真呆，也不算算路程。這裏乃是玄冥界的地底，真磁精氣總源所在之區。我們已在磁氣層左近，幸虧這一帶是反弓形，我們走的是弓肚子，弓又往左偏斜。必是主人當初防他自己人行經此地，被元磁真氣將身帶法寶刀劍吸去，特地把正面避開。否則，我們的飛劍法寶，早就振動有大感應了。你入土那條歧路，偏右一些，相隔磁源越近，又是御劍飛行，不把你二人困在土裏，還算便宜。你們就要試他這甬路和地底阻力能否如意通行，也等事完回來，算準里數，擇地施行。此時對方又無人作梗，現成道路不走，白費心力做甚？」石生笑道：「誰能有癩師姊巧？專趁現成，不先試出虛實強弱，萬一對

方突然發動，困在千丈地層以下，要想衝出去就來不及了。」癩姑笑道：「小娃兒家知道甚麼。主人把這條路認作最隱祕的地道，出入口均有禁法隱蔽，如若無人泄機，確是不會有人知道。你看洞壁，雖經法力凝鍊，修得異常堅固，但是內中並未設有分毫法術埋伏。此路決不想毀，也決想不到有外人經此，有甚妨害？如覺可慮時，易師姊早有打算了。倒是靈威叟護犢太甚，此是他日常往來之路，他那寶貝兒子又負傷在此，難保不撞上。不過我們遁光全隱，他如對面飛來，或是由後趕到，隔老遠我們先已發覺，隱身貼壁一躲，放他過去，十九也可以無事。別的就不用我擔心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聽後方來路飛行之聲，遠遠傳來，其行甚疾。易靜知道空洞傳音，最能傳遠。自己也正飛行，雖然遁光已隱，破空之聲也曾斂去，遇上法力高深之士，仍不免被聽出。又知這條密徑祇有靈威叟父子偶然來往，別無他人。這兩人俱非庸流，恐被識破，於事有礙。忙命衆人停住，乘其發覺之前，趕緊停住，索性放他過去。因兩下裏相隔尚遠，停有半盞茶時，來人纔自飛過。衆人見那人是個猿背鳶肩、相貌英俊的白衣少年，所駕遁光也正而不邪，看去神情似甚匆遽，又略帶有驚喜之容，正以全力催動遁光，加緊前駛。易靜知是靈奇。方想此人分明是有急事，莫非我們蹤跡已被發現。心念纔動，遁光已一瞥而逝。因疑蹤跡已泄，趕往告知乃父，格外加了小心。又恐落得太後，喫他佔先壞事，欲與相繼到達，即便他告知靈威叟，人已趕到島邊求見，不及作梗了。便把衆人遁光聯合運用法力，斂聲隱形，緊緊隨在後面，相隔祇在數十里左近。一面留神戒備，一味啞飛，也不做聲，以防警覺。靈奇始終不曾回顧。中間又連經了好幾處轉折，歧路更多。因靈奇熟路，前面有人領導，衆人省事不少。中間癩姑也疑靈奇去向乃父告密，想追上去將他截住，問明情由，禁在當地，歸途再放。易靜力主不可，也就罷了。

飛不多時，遙聞前面飛行之聲忽止，以爲靈奇已然出洞，便把遁光加急追去。等到飛近洞口一看，這邊出口竟是一個廣洞，也是堅冰建成，並有兩層洞室。後層兩間，還設有用具。祇是洞門封閉，非用開法不能出去。初意以爲靈奇已先飛去，重又將洞口禁閉，阻住去路，及至飛抵盡頭，試照烏神叟所傳開法一試，祇見一片煙光，明滅變化，晃眼便將洞口現出。易靜、癩姑二人見如此容易，與入口一樣，全無異狀，還不放心。當先飛出去一看，洞外是一極大冰谷。兩崖之上滿是積雪，洞口開在積雪裏面。未開時節，通體渾成。這時靠外二面，忽自崖頭往下直裂出百丈高下，十餘丈厚，三十多丈寬的一大片冰壁，移向前去丈許，宛如冰崖中裂所陷巨縫，洞口便深藏在裂壁之後。妙在是這麼大一片裂壁移開時，異常迅速，又無一點聲音。等後面諸人相繼飛出，行法封閉，晃眼便已復原，也無一毫縫隙。再一查看，眼前這一片荒谷危崖，依舊冰天雪地，荒寒枯寂。靈奇蹤跡，已經不見，也不聽有破空之聲。易靜心想：「靈奇飛行沒自己快，而且

末一段趕得更緊，祇是行法開閉稍微耽延，算起自己這面還應快些，萬無追趕不上之理。如他發覺有人在後追趕，另有隱身妙法，破空飛行之聲也該聽出，怎的聲影全無？莫非留在洞內尚未飛出，那麼過時怎又無甚朕兆？」覺得奇怪。越過前面山崖，走完繡瓊原，便到陷空島海岸，爲表誠敬，不能再飛。又恐靈奇趕前告密，步行延誤。想了又想，覺得仍按預計相機行事穩妥。

易靜正想和衆人商議，見英瓊手招自己，在雲中畫字，未及開口，癩姑已先說道：「前半似因沿途妖邪太多，又要繞行一段海路，恐其驚覺，偷聽我們機密，所以不能說話。這裏已過玄冥界，妖人天視地聽之法已無所施，有話但說無妨，祇是大家留點心，且走且談吧。」英瓊說：「出洞時節，我走在最後。快出洞口，聞得身後有人微呼『諸位道友』，底下便沒了聲，好似話到口邊又復縮住。忙一回顧，似見左側室內有白影一閃。因未停留，看到時，人已隨衆飛出，未及告知衆人。又恐說話有礙，微一尋思，易姊妹已將洞門封閉。」易靜、癩姑聞言，纔知靈奇並未先出。照此情形，必是後段發覺衆人在後，收了遁光，隱伏於側相待。自己初來，地理不熟，又見聲光皆斂，認定人已先出，匆匆追出，故此忽略過去。不知呼喚衆人做甚？英瓊主張退回洞中尋找。易靜、癩姑料他無有惡意，看他欲言又止之狀，不知又有何癡想，也許打聽崔綺近況都不一定，此時哪有閒心與他多說，便不去理他，仍照預計前行。

那冰谷對面，危崖特高，並還連有一座高聳雲表的大山，上積萬年玄冰白雪，明光耀眼，氣候奇寒。山嶺俱都相連如環，婉蜒不斷，均比對崖還高十倍。天空仍是暗雲低迷，氣象陰肅，荒涼已極。阿童笑道：「北極寒荒，僅烏神叟所居神峰一點奇景，並還深藏地底，此外一直未見到一草一木。此地相隔陷空島已近，仍是如此。我想繡瓊原在這酷冷的氣候中，也未必有甚好景緻呢。」話未說完，金蟬笑道：「小師父，這話不然。我見最前面似有一圈青色天空，天也比這裏高得多。這些高山俱向那裏環抱，焉知山環裏面不有靈奇之境呢？」烏神叟說的島宮上下靈境，易靜、癩姑原未及向衆詳說。見二人爭論，癩姑笑道：「這裏離陷空島還有七八百里哩。蟬弟神目透視雲霧，所見青天下面奇景甚多。前面山高遮眼，你怎能夠看出哩？」阿童道：「還有七八百里麼？這麼遠的途程，要走多少時候纔到？」易靜接口道：「我們有求於人，又是老前輩，自然須誠敬些。我們步行，又與常人不同。冰雪上滑行過去極快，至多三個時辰也就到了。這條路我雖未走過，但舊遊之地，我還記得。大約走上前面冰原，越過右方橫嶺，見到海水時就差不多到了。」

衆人本在冰谷之中滑行飛駛，其實這一片盆地並非冰谷，當初原是與前面高山相連的大

片冰原，經過地震所陷的冰窟。因地太廣大，四外冰原又高，人行其下，看去四面俱是高崖環聳，無路可通。等滑行到了盡頭，提氣上昇，到了上面，眼前豁然開朗。祇見冰雪漫漫，除去路高山危崖而外，下餘三面俱是平坦冰原廣漠，一片白茫茫，直到天邊，萬里無垠，氣象雄渾已極。衆人略一觀覽，便往前急滑過去。剛越過高山前面的一條橫嶺，便聽遠遠濤聲拍岸，清晰可聞。遙望右方碧波天際，海灘上時有白點移動，知是海鵝、白熊之類北海特有生物，在彼遊行馳逐。山勢自右側冰谷來路起，越往右，越往前彎，離那海面將近，越變得凶，並不與海相連。

易靜知道陷空島是萬山環抱中的一片裏海，水源雖是相通，海中門戶已喫封禁，仍須由陸路始得過去。烏神叟又有此行不可過速之言，舊遊之地正在前面，反正繞路不多，想領這些師弟師妹侄兒等一開眼界，便率衆人往向海一面滑去。還未走近海灘，路上便見那比人還高一倍，又肥又壯，通體白毛如霜的北極冰熊。前額長毛披面中，紅光閃閃，隱現一對大而且亮的紅眼。三三兩兩，人立而行。再往前去，冰熊愈多。有一片較高的雪地上，站滿不少冰鵝，身比常鵝略高，紅睛烏嘴，延頸直立，行動敏速。因生息在北極海濱荒寒之區，自來未遇人類，所以見了生人，全無心機，馴善已極。此外還有寒獺、冰犬之類，多是千百爲羣，身上皮毛油光水滑，鮮明可愛。不時又見海中巨鯨噴水爲戲，水柱突涌，直起數十丈，此起彼落。數目沒有初入冰洋所見魚羣之多，但較沉靜。忽然巨物山立，冒出水面，一會兒又沉下去，出沒無常，時隱時現，狀殊暇逸。餘如冰蛇、海馬、巨蝦、人魚之類尚多。金、石、阿童、英瓊四人俱是初次見到，互相指點笑說，稱奇不置。英瓊道：「想不到連我們不運用玄功真氣，差一點都難忍受的北極酷寒之地，竟會有這許多生物，可見造物之神奇偉大了。」阿童道：「這種吹氣成霜的苦寒天氣，海裏會沒凍冰，也真怪哩。」易靜道：「你們祇見這裏奇怪，到了繡瓊原，還要叫絕呢。自來物極必反。極陰之中，必伏有真陽；極陽之中，亦必伏有真陰。海水並非不凍，何況又有萬千里冰原雪嶺，時常不免崩裂，滑向海裏。祇因這裏已離北極盡頭之處不遠，由陷空島起，到前面那一段，千餘里海面，正是北極地軸的起點，隱伏純陽，又當北極磁光返照之處，所以終古海水不凍。往回路走，便成冰海了。」

衆人且談且行，先向半山半海之處斜駛過去。離海約有百里，易靜忽引衆人改向北面。行不多遠，便到那大半環連嶺之下。祇見入口之處，雙峰對列，犬牙交錯。中現一條峽谷，谷徑往後斜行，做「之」字形。進約十餘里，俱是冰雪佈滿。行約二百餘里，纔把「之」字形的山徑繞完，地勢忽然平展。到一參天危崖之下，那崖壁立兩三千丈，通體如削，與左右高山相連，寬約百丈。下有石門，十分高大，石黑如墨，溫潤堅瑩，無殊玉質，氣象越發雄偉。衆人一路行來，到此方見石土。回顧來路「之」形谷徑，由入口

起直到盡頭，寬窄如一，冰崖石壁，俱做梯形橫立，異常整齊。方始省悟當初並無谷徑，乃主人以法力開山鑿成。繡瓊原全仗四面高山環繞，寒氣不能侵入，所以氣候較溫，景物獨勝。惟恐谷徑一開，到了下半年，北極寒風冷氣循徑侵入，故把谷徑開成「之」字形。又在谷盡頭，在危崖之下開一門戶，以供啓閉。沿途梯形崖壁，也必是阻擋寒風冷氣之用。到門一看，門高不過十丈，寬約五丈，頂上橫額刊有四字朱文古篆，文曰「繡瓊仙境」。初意如照直徑計算，那山也祇有百多里厚，門道必不甚長。哪知裏面甚長，每隔五里，便有一層門戶，共是九層，尚幸全都兩面大開，並無梗阻。行約四五十里，纔把門道走完。一路清潔，不着點塵。

剛一出門，面前豁然開朗，現出奇景。祇見四面都是高矗雲空的大山，環擁若城。別處都是凍雲壓頂，冷霧悽迷，數萬里冰封雪積，不見天日。獨這平原一帶，天氣雖然極冷，常人到此，仍是重裘無溫，禁受不住，但比來路所經卻強得多。最奇的是，那冷祇是乾冷，天宇反倒分外高曠清明，風日晴和。氣候如此奇寒，那景物卻似介乎中土春秋之間。遙望四外山色，上半都是白雪皚皚，直閃銀光。山腰以下，恰似滿植烏柏楓葉之類，經霜凌寒，深染丹霞，不是紫雲萬丈，便是紅雪千里。斜日回光照將上去，朱霞綿緬，殷紅如血。再喫山頂白雪一映，愈發浮光泛彩，金紫輝煌，氣象萬千，難以形容。這樣看去，彷彿是個深秋景色。可是當中平地之上，又聳立着許多峰巒巖嶺，都比四山低下十之七八，最高的不過千百丈，無不靈奇瘦透。澗谷幽深，洞壑玲瓏，清溪飛瀑，映帶其間。不是嘉木插雲，便是芳草平蕪。端的水木清華，美景無邊。尤其那些林木花草，當地特產，獨具耐寒之性，種類繁多，冰蓮雪蕊，琪樹瓊林，與無數奼紫嫣紅，琪花瑤草，凌寒競豔，同鬥芳菲。看去又似陽春美景。似此一春一秋，佳時並秀，匯爲宇內之奇。

衆中除易靜一人是舊地重遊外，餘人連癩姑也未到過。那些珍木異卉，更是平生初見，多不知名了。石生問道：「此地景物怎這樣好法？看去都叫人心神爽快。就是天冷一點。」易靜笑道：「繡瓊原地方千里，景物靈奇，爲北極惟一福地靈境，久已受人覬覦，如非陷空老祖在此居住，早被附近各島妖邪佔據去了。這裏不過起頭，更好的地方還未見到哩。這裏外層萬山環拱，陷空島恰在中心。四面又是羣山環繞，當中現出一大片水，名爲是海，實是一片湖沼。島在中央，形似仰盂。底下伏流，與海相通，上面卻看不出。共是三個圓環，由外至內，一層層矮小下去。你不是見當中平原羣峰環列麼？陷空島和天涔海便隱在裏面。往常有人求見，或那些求道拜師的人，並不能遁入繡瓊原內地謁見島主，都在適纔所見外海的西北角海岸上。那裏海中也有一島，形如覆碗。島中心有一深穴，與島宮相通，波濤異常險惡，地名也叫陷空島。大弟子靈威叟，便住島穴洞府以內。我若不是以前曾隨家父家師來過，頗受島主青睞，又有掌教師尊情面，也不敢如此

造次，初意也祇試試。適纔如在『之』字谷盡頭處遇阻，重關緊閉，不能通行，說不得祇好和常人一樣，去至外海岸通誠求見了。聞說來人祇要能到繡瓊原，即是有緣得了島主心許，前途便遇見宮中侍衛，也不會再有梗阻。我們要把心放虔誠些，到後各位師弟師妹可在海岸耐心靜候，不可多言。由我與癩師妹叩宮求見，島主看在各方情面，興許不至於見拒。事完，得了主人允許，再行遊覽全景好了。」

衆人見易靜說時，道旁花林中似有奇形怪狀、宛如夜叉的影子出沒，忽又隱去。易靜祇做不見，情知這麼大一片仙靈境域，空山寂寂，水流花開，縱目四顧，不見一人，必非無故，所說定有用意。地頭將到，成敗難知，俱都謹慎小心，不再談笑。衆人雖是步行，自比常人不同，由出口到中心近海之處，纔祇百多里路，不消多時便已到達。沿途山靈水秀，景物清麗，衆人生長仙山福地，多歷靈境，雖然讚美，還不十分驚異。最以爲奇的，還是那些花樹。遠看一片花光，處處繁霞，已是罕見。這一臨近，見那許多花樹，種類並不甚多，共祇五六十種，但無一不是冰胎玉骨，寶霧珠輝。有的花開徑丈，葉大如帆；有的繁英細碎，密蕊如雪，清馨染衣，經時不散；有的翠幹瑤柯，高可參天，瓊蓮萬朵，滿綴枝頭，銀輝浮泛，耀眼欲花，疑幻疑真，不可逼視；有的花大如斗，千葉重疊，粉膩脂溶，豔絕仙凡；有的花同杯大，密萼繁枝，香光如海，無限芳菲。內有一種形似梅花，而瓣作六出，朵也較大，鐵幹虯枝，形勢古拙，凌寒舒芳，清標獨上。更有冰芝、雪蓮之類，叢生路側，花林之下，多是從來未見之奇。除易靜見過外，無不暗暗稱奇叫絕。可惜此間草木多秉冰雪精英而生，易地不長，一離本土，便難存活。幾種最好的，多是參天排雲，蔭被數十畝的老樹，千年古木。即便主人割愛相贈，就有法力也難攜回。否則，恨不能帶上幾種回去，纔稱心意。

那環繞海的羣峰，都自平地突起，雖也成爲一環，但是三五錯列，各具姿態，望如畫圖中海上神山，不相依附，峰與峰之間，到處皆可通行。衆人一路觀覽，剛剛穿過峰巒，便見前面現出數百里方圓的天洋海。海水清碧，天空無風，偏是波濤澎湃，浪花飛舞，水勢十分險惡。遙望海中有一島嶼，其形正圓，四邊高起約二三十丈，中陷若盆。島旁波浪更大，水勢愈激，山容水態，樹色泉色，與天光雲影相互輝映，景更清奇。衆人知到地頭，便在近海之處擇一花林停立，由易靜、癩姑上前求見，二人便往岸邊走去。衆人在後遙望，暗笑主人師徒宮衆，佔有這等靈祕之區，無上清福不來享受，任其棄置，卻去伏在海底。這麼大地方，除初出口時彷彿見到兩個夜叉影子，沿途竟未遇見一人，不知是甚緣故，方在奇怪。前行易靜、癩姑已到海邊，剛躬身立定，忽見驚波亂涌，水聲如雷。跟着冒起十來丈高一幢水柱，水花飛墮處，現出一個水怪，身高兩丈，碧發紅睛，獠牙外露，腰圍魚皮戰裙，通體烏黑生光，上下身赤裸，手持銀叉閃閃生光，與前

見夜叉影子相似。一聲怒嘯，便舉手中叉惡狠狠朝二人刺來。二人自不把這類水怪放在心上，也不還手，祇由癩姑一人放出一片佛光，將他逼住，不使近前。二人若無其事，照舊通誠祝告，拜了下去。身剛拜倒，水聲又響，由海中心島前不遠響起，一直響到海岸不遠夜叉出現的前面。隨着水花上涌，又跳出一個身材矮胖，形似侏儒，凸睛掀脣，面色碧綠，手執一把玉簡，身穿道袍的禿頂怪物。這個卻不動武，把手中玉簡一揮，夜叉先自含怒退去，沒水不見。然後搖搖擺擺，踏波而來。二人見他形態粗野，偏要扭捏，假裝斯文，方在暗笑，那侏儒已然走近。易靜看出他好似有點戒備之意，知畏佛光，忙令癩姑收去。那侏儒隨向二人躬身，口吐人言道：「適纔島主已知二位仙姑來意，令即進宮相見。同行還有八人，還不到相見時候，請暫在繡瓊原相候，隨意遊玩，恕不接待了。」

衆人相隔海邊原不甚遠，耳目均極靈敏。見後出水怪身材侏儒，說話聲音如破鑼也似。說到末兩句，似想衆人聽見，聲音更大得震耳，四山都起迴應。說完，侏儒反身先走，徑引易靜、癩姑往當中陷空島踏波走去，其行甚疾，晃眼一怪二人同到島上，往右側一轉，便即不見。衆人等了半個多時辰，不見出來，方在懸念成否，忽見海邊白影一閃。定睛一看，竟是適纔密徑中所遇白衣少年靈奇，正由左側沿海邊急行而來。到了易靜立處，把手一指，身便隱去。同時水上微響了一下，前見夜叉又復湧現，持叉四望，見岸邊無人，衆人無一走近，面上略現驚疑之色，重又撥頭沒入水裏。靈奇由此未再現身。正不知此舉是何用意。又待片刻，便見前在紫雲宮黃精殿筵前向紫雲三女告警的矮胖長髯道人靈威叟，送易靜、癩姑由右側走出，到了島邊，互相舉手作別。易靜、癩姑便駕遁光飛來，晃眼到達。衆人忙問：「所求靈藥如何？」易靜悄答：「由陷空島上下降，直入島宮，島主賜見，頗爲優禮。後向他提起來意，島主未允未拒，祇說此藥爲孽徒盜去不少，按說我們十人數萬里遠道來求，又有好幾層淵源，自無不與之理。不過萬年續斷，還有靈玉膏，所存無多，也非全爲備用，不肯送人，祇因個中還有機密，不便先吐。又以久聞峨眉門下俱是能者，此番來了多人，迹近相強。現有兩條路由我們挑：一是孽徒鄭元規盜寶叛師，早應行誅，恰值無暇分身，被其漏網迄今，如能代將孽徒擒到，當即相贈。此事相隔太久，並還艱難，自然行不通。還有便是借此試驗我們法力，由他指明丹室所在以及一切埋伏禁制，由我們十人合力盜取，得手拿去，否則做罷。我二人也不知他是何用意，便以婉言相告，說我們後生小輩，無論見賜與否，焉敢無禮？至於人多，乃是諸同門久聞繡瓊仙境並島主的大名，崇欽已久，借此前來拜識，並無他意，請勿誤會，再三解說。他偏不聽，並還非我十人合力盜取不可。照那島主口氣，又非含有惡意。沒奈何，祇得應承下來。他隨命大弟子靈威叟引我二人遍歷全宮，並還詳說各層宮門埋伏的威力妙用，一一指點，言之惟恐不盡，方始送了出來。一會兒還命宮中侍者

設席相款，處處均以嘉賓之禮相待。盜藥成功以後，還要親身延見，重新宴勞。那意思，亟盼我們成功，偏又是極難之事，這等矛盾行徑，實是令人難解。」

衆人也覺真太不經，便問：「那藏處是否隱祕艱險？我們是否有到手之望？」癩姑道：「此事難說。他那藏處要想進去，說難不難，說易不易，不去身經，決不能知。」金蟬笑問：「此話怎講？」癩姑道：「他那丹室在陷空島海眼極深之處，我們盜時，沿途所經埋伏阻礙和海眼中各層禁制雖難，還有法想。所難者是最下一層丹室竟是活的，全室用萬年寒鐵鑄成，海眼底下與玄冥界上磁源相通，有元磁真氣吸住，升降無定。如不先將上面全陣制住，我們到了那裏，不特好些飛劍法寶保不住，連自身也許被它吸住，不能遁逃。非有能制磁氣之寶，不能入內。可是主人意思，卻似極盼我們能夠得手，甚麼機密都說出來，惟恐語焉不詳，自己說過不算，並還令引去的人詳細指點。看那意思，好似別人的東西他自己不便去取，必須假手於我們，他還在旁暗中盡力相助情景。主人如此用心，不是又有點容易麼？」易靜道：「我看容易雖不見得，不過丹室上面那一層埋伏，五正五反，人少決不能破。我們來的人不多不少，恰是十人。適纔我已悟出剋制攻入之法。你沒見島主先聽我說，同來共是十人，倏地面色一變，現出怒容，再三盤詰十人同來，是否出於師長之命？後我力辯不是，面色纔轉。想了一想，又現喜容。這纔令我十人合力往盜，並還有『再多一人更好』的話，此事分明定數，得手雖難，望決不虛，否則，哪有如此巧合之事？我現時想起，再添一人，的確省事得多，還少好些擔心，無奈他說限期祇有三日，今晚子時，極光力弱，便須下手。」

說時，又聽海面上水響，波濤分飛中，現出十二名身材高大、相貌醜怪的侍者。前頭四個，分捧着兩個梅花形的青玉圓桌，形式甚是古雅，桌上各擺着五副杯箸，直上岸來，放在衆人立處前面花林之內。另外八個各用六角雪花形的冰盤，上面分放着餚果酒漿之類，一一分設桌上。最後兩個身穿着冰紈短衣短褲，項圍紅邊雲肩，面如冠玉的俊童，走近前來，向十人道：「教祖有命，說諸位道友遠來，應盡地主之誼；復又以諸位道友將有丹室之行，使我二人轉告，就在這裏設下兩席菲酌，一則慰勞，一則爲諸位道友略壯膽氣。祇惜教祖和各師長有事羈身，宮中連日掃除未終，不便延款。等諸位道友事成，再同延往宮中相見。此時祇請隨意受用，並請把上下兩席座位自行排好，認明五方五位。入座少時，同觀敝島極光小景。看完便可起身，恕無人來此奉陪了。」易靜爲首，向島主禮謝答道：「島主盛意，後輩等感謝無極。適纔宮中已承教益，明知功力淺薄，難測高深，但是島主之命，不敢不遵，自來恭敬不如從命，後輩等末學無知，祇好勉爲其難了。盛筵敬領，敬乞轉代覆命，說我十人有此仙釀，足壯膽力。倘蒙島主德威所庇，不辱大命，未致隕越，再當趨前泥首以謝。」

石生見這兩個道童生得骨秀神清，通體白如玉雪，祇不帶一絲血色，看去冷冰冰的。這樣奇冷之軀，所穿衣服薄如蟬翼，宛如一襲輕雲籠着當中半截身子，看去由不得使人心裏發冷。越看越怪，想看那衣服是何物所製，怎和雲霧一樣？剛湊過去待要發問，手指剛剛挨近，猛覺奇冷侵骨，趕忙縮回，笑問：「二位道友穿的是甚麼衣服？這麼好看，又這麼冷，挨都挨不得，法力高強，可想而知了。」易靜覺着對方行事，令人難測。又知宮中頗有能者，禁忌又多。休看兩個道童，功力決非尋常。見石生冒失，涎着臉去摸道童衣服，恐有忤犯，方欲示意阻止，不料惺惺惜惺惺，氣求聲應。

二童也早看見石生年最幼小，相貌最爲靈秀俊美，心中喜愛，不特不以爲忤，冷冰冰一張臉反倒現出笑容。一個先笑答道：「我這衣服非絲非帛，乃萬年玄冰中所抽出來的冰絲所織，其冷異常，外人決穿不了。宮中也祇我兩人能穿此衣，別人不喜穿它，也受不住。內有點原因，不能明言。我看你甚好。你們峨眉仙府久已聞名，想去不是一年兩年，可惜無此時機前往。將來如有機緣，我二人前往尋你，可肯做主人麼？」石生笑道：「像你二人這樣嘉客，哪有不接待之理呢？你們去了，一尋石生，就找到了。如若不在，別位師兄師姊也會接你們進去玩的。不過我和這位蟬哥哥等一共七人，因奉命行道，此時還未找到洞府，這時去了，卻不易找到我們哩。二位道友叫甚麼名字？」二童同聲笑答道：「你這位道友真好。我二人一名寒光，一名玄玉，乃教祖再傳徒孫。我師父早年犯戒，已然遭劫。我二人本在丹井上面第三層洞門旁冰室中居住，那一帶均歸我二人把守。本來不管待客之事，因現在全宮徒衆俱在霜華宮大殿之內聽教祖傳訓，不能分身，祇我二人空閒，與那事無干，纔命來此傳話，得與道友相見。除教祖愛憐外，全宮長幼三輩人衆，俱嫌我二人對人冷淡。我們也不大管他們，日常祇我二人相對冷室之中。地方重要，卻是無事，也頗寂寞，難得道友一見如故，再好沒有。好些話此時俱不能說，也不便在此久停。少時去往丹室，中途過我二人守處，如有爲難，可低喚寒光、玄玉，自有應驗。」石生含笑謝了，還想留他二人多談片刻，但二童即率領同來侍者，向衆匆匆作別而去。回到岸旁，紛紛入水，晃眼不見。

易靜、癩姑俱有眼力，看出二童骨相過於清冷，但又不帶一絲異類氣息神情，先疑是海中精怪，又覺不像，猜詳不出他們的來歷，好生奇怪，斷定決不是人煉成。適在島宮，曾經過二童把守之處，禁法頗爲神妙，所說的話必有原因，便叫衆人到彼留意，如有險阻，石生立照所說行事。於是又想起那兩桌梅花形的筵席，恰好十人，五人一桌。再一詳忖二童所傳島主之命，分明隱示機密。忙令衆人暫勿入座，走近前去，先一查看。見那桌面大隻數尺，坐位設在梅花形的花瓣交對中凹之處。席上餚果，葷素皆有，熊掌、

鮫睛、蛤乾、蝦脯、風鵝、鮮蠔、冰魚、凍蟹，以及雪藕、寒梅、瓊珠、玉果、碧苓、銀筍、方梨、松桃之類，皆北極陷空島繡瓊原特產的珍奇乾鮮食品，共有數十樣之多，俱用四五寸大小高腳玉盤盛着，美食美器，備極豐美。此外並看不出甚異狀。方在沉吟，金蟬等八人也走了過來。石生笑道：「師父還命我們日常服氣導引，這些果子，樣樣鮮嫩清香，味道一定不差，喫些也罷。那許多魚蝦熊鳥的乾肉，腥氣烘烘的，誰耐煩喫它？」說時，金蟬一眼看到另一桌上，好似少了一樣葷餚，笑道：「你看那兩小道童，看去頂神氣，原來也是貪嘴，竟會中途喫了一樣。不然，兩桌食物俱都相同，怎麼這桌上少了一樣？」易靜聞言，將兩桌一比較，果然一邊五十樣，一邊四十九，陳列之法也不相同。再一推詳查考，猛觸玄機，知是大衍陣圖。主人有心指點，借着宴客爲由，暗中顯示丹井上層所設陣法，先後天相生妙用。先前所見，祇知外面，未能盡悉河圖四九微妙。這一來，恍然大悟，好生歡喜，以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，所重仍在另一席的變化上。但是正面本位中心元宮，必須有大法力之人坐鎮。

易靜當下先把河圖全宮陣位生克正反變化，一一與衆人詳解之後，再把輕重權衡，分配座位：自率南海雙童甄氏弟兄和易鼎、易震，在第一席入座，照着席上河圖陣位，往深處研求；卻令癩姑爲首，率領金蟬、石生、阿童、李英瓊四個法力較高的坐第二席。都各按各人席上位次，兩席看果所設陣形，一面謹記自己的方位度數，一面兩席呼應將餚盤移動，以席上陣圖的運行變化來做演習，互相講解質疑。衆人都是靈慧已極，新近開府，各得本門真傳，功力大進，又有易靜、癩姑兩個見多識廣、法力高強的行家領頭指點，自然觸類旁通，不消片時，便已洞悉機微。易靜老成持重，猶恐到時不熟誤事，把陣法演了又演，直演了兩個時辰，全能運用純熟，方始開懷暢飲。衆人俱不喜喫葷，祇把些果品大喫一頓，這些靈區珍奇之物，涼沁心脾，芳騰齒頰，自不必說。

英瓊笑道：「這麼甘芳清涼的水果，可惜天氣太冷。如換常人喫下去，豈不周身冷透？要是改在中土伏天喫它，不更妙麼？」癩姑道：「天底下沒有兩全的事。這類果實都是冰雪精英所結，那炎熱的地方，休說成長，連帶都帶不過去。你祇覺涼，可知陰極陽生，內裏多蘊奇熱。在這北極陰寒之地喫了，不特無妨，反能補益元陽，抵禦酷寒之氣。我們修道人服下去，自是有益無損。如是常人在中土溫暖之地喫下去，縱不爲熱毒所殺，也必頭暈倒地，如中奇毒無疑。」石生問道：「怎麼喫下去如飲冰雪，那麼清涼呢？」癩姑笑道：「呆子！你初食覺涼，卻不想這裏天氣，連我們都說冷，換在中土，何止滴水成冰，呵氣爲凍？這些果子，卻如此新鮮多汁，內裏並無一絲冰凍之意，是甚麼緣故，可知純陽奇熱之性，一絲不差呢。」易靜聞說，答道：「此言當真。昔年隨家父母來時，先覺冷不可支。自蒙主人賜宴，喫了幾樣水果之後，不多一會兒，便周身溫暖。那通往

丹室的丹井，深有千丈，中有極冷之地。我看主人處處都爲我們設想周到，恐連這些果食俱有助我們防寒之意在內呢。」

正說之間，易鼎、易震忽然同說道：「二姑之言，果然有點意思。侄兒自入冰洋，便覺奇寒透骨，非運用玄功不能禁受，所以連話都未多說。這些果子本是嫌冷，不願喫的，因甄師兄說仙果不可不喫，石生師兄又在那桌直喊，勉強各喫了些，果然又香又甜，雖然心裏直冒涼氣，卻不怎難受。又多喫了些下去，就大家說話這一會兒工夫，先是由涼轉溫，漸漸丹田升起一股暖氣，一晃充沛全身，舒服極了。」衆人道行功力原有深淺，如易靜、癩姑、英瓊和金、石二人，或是功力較純，或是基稟特厚，以前又多服靈藥，雖覺天寒，卻不在意外；下餘五人，俱覺酷冷難禁，不運用玄功真氣，便難法寒生暖。自從喫了席間果實以後，俱都有了暖意。易氏弟兄話纔說完，甄艮、甄兌、阿童、金蟬、石生，以至易靜、癩姑，全都相次覺着陽和之氣佈滿全身。易靜知道無心中得了主人嘉惠，立命衆人照着本門真傳，各以玄功將真氣運行一週，使其返虛入渾，引火歸原，得益更大。衆人依言行事，愈覺通身舒暢溫暖。

當地本是山碧水清，風和日麗，萬花怒放，繡野雲連。心身一暖，越成了陽春美景，哪裏還感覺到一絲寒意，紛紛稱奇，連道快事不置。阿童道：「主人如此盛意，與其多費心思，還賠上這麼多好東西，何不簡簡單單把那兩樣送給我們多好，偏要叫人去盜。自來一成敵對，便難保周全。如因盜藥有甚毀損，生出嫌隙，不是把這些好心都白送了麼？」甄良笑道：「主人此舉，必有深意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也不知料得對與不對。真要如我所料，恐怕事成之後，他還更要喜歡呢。百禽道長開府時，冰蠶可送回來了麼？」金蟬道：「公冶道長到時，曾交與家母一個小錦匣，不知是與不是？」甄艮道：「可惜此寶不曾帶來，否則主人必還另加青眼，弄巧就許連藥也不用盜，便慨然相贈都不一定。」易靜聞言，心中一動，便問何故。甄艮道：「我也是前在南海，無意中聽一位前輩散仙談起，在天乾山聽小男真人所說，這裏的主人將來有一件難事，須仗此寶。再不然要七個修積三世以上純陽之體的有道之士相助，方可成功。詳情我也不知。」易靜見他說時使眼色，越料出了幾分，知在當地不便詳言，便不令衆人再問。

心正盤算，衆人猛然一個寒噤，眼前倏地奇亮，身上又有了寒意。祇是突如其來，彷彿春日郊行，忽然變天，冷雨寒風，迎面飄來，由不得打了一個冷戰似的。不過身上仍覺溫暖，不似先前不運真氣便甚難耐。忙同定睛一看，祇見正北方遙空中現出了萬千里一大片霞光。上半齊整如截，宛如一片光幕，自天倒懸；下半光腳，卻似無數瓔珞流蘇下垂，十餘種顏色互相輝映，變化閃動，幻成無邊異彩，一會兒變作通體銀色，一會兒變

作半天繁霞；當中湧現出大小數十團半圓形的紅白光華，精芒萬丈，輝耀天中，甚是強烈。千里方圓的繡瓊原，頓成了光明世界。近水遙山，一齊倒影回光，霞影千里，相隨閃變不定，耀眼生花。連易靜來過的人，都是第一次見到，別人自不必說。

衆人見光華如此富麗強烈，天空反倒更冷，如非先前服食許多仙果，更不知如何酷冷。知是極光出現，等光現過，便到了盜藥時候。深覺對方法力高強，此行雖蒙指點暗助，必須連經好幾層埋伏，始達丹井，決非容易，俱各生了戒心，哪裏還敢大意。一面觀賞極光，一面默憶適纔所商破陣之法。那極光現約一個半時辰，到了亥子之交，極光化作大小數百團六角形的光，疏疏密密，三五錯綜，排列在極北天空之間，色彩越發鮮明燦爛。待不一會兒，電也似連閃幾閃，六角中心忽現出一個豆大黑點，漸現漸大，漸大漸明，化作一圈雪亮圓光，將六角中心撐滿。偶一回顧衆人身後，各現出一圈圓的彩影，人的影子便倒映過來，恰將上半身圈在其內，和畫上佛像後面的圓光以及峨眉金頂上所現佛光一般無二。祇是虹光較強，色彩鮮明得多；人影也如在鏡中，眉髮皆現，和真人一樣，不似虛影。